

荟萃民国大师经典，包罗社会人间万象

这些文章影响了无数那个年代的中国人，今天读来仍然意义非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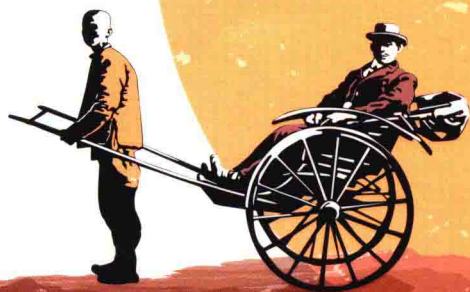
读者文摘

典藏版

民国人的活法

谢玲 主编

从上到下，芸芸众生
如此逼真地重现在我们眼前
就像一幅幅写实的长轴画卷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荟萃民国大师经典，包罗社会人间万象

这些文章影响了无数那个年代的中国人，今天读来仍然意义非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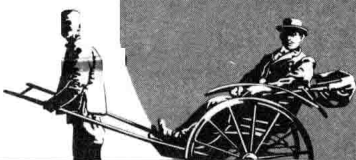
读者文摘

典藏版

民国人的活法

谢玲 主编

从上到下，芸芸众生
如此逼真地重现在我们眼前
就像一幅幅写实的长轴画卷



DUZHE WENZHAI DIANCANG BAN
MINGUOREN DE HUOFA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者文摘：典藏版·民国人的活法 / 谢玲主编. —北京：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17.3
ISBN 978-7-5639-5102-4

I . ①读… II . ①谢… III . ①文摘—世界 IV . ① 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0466 号

读者文摘（典藏版）·民国人的活法

主 编：谢 玲

责任编辑：丁 娜

封面设计：叔冰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（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：100124）

010-67391722（传真） bgdcbbs@sina.com

出 版 人：郝 勇

经销单位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6

字 数：202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639-5102-4

定 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）

导 读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，不是厄运，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：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，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，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。这时，你就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。

畅销全球的《读者文摘》杂志的创始人华莱士曾说过：“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征服人心，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人们还是会敬畏些什么，那就是看似简单朴素的真、善、美。是真、善、美在拯救和平衡人的内心。”

生命，需要鼓舞与希望；心灵，需要温暖与滋润。幸福并非来自物质的充盈，它是一种用奉献牺牲所获取的愉悦和满足感。

《读者文摘》系列丛书，以严苛的标准，挑选精致而丰富的内容，以最全面的视角，为你呈现大千世界的精彩绝伦！

《读者文摘》系列丛书，用高屋建瓴的思维，囊括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，让读者一边感悟他人的智慧，一边掌控自己的人生！

在现今这个社会，年轻人喜欢追星，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流行歌手或演员明星。偶像发行新专辑，开播新的电视剧，参加新的综艺节目，或有花边新闻等，总能吸引无数人的眼光，制造很大的社会影响。

时光倒流八九十年，在民国时期，那时青年们的心中，也有偶像，但那些偶像，多是文化名人，像胡适、鲁迅、徐志摩、郁达夫……他们光芒四射，有无数的崇拜者。他们文思才情俱佳，很多人都等着从报纸杂志上看他们

新的文章，就像沐浴春风，以此获取人生有益的营养。

时代不同，人的追求肯定不同。但是，人是有根的，有历史的根，有文化的根，有血脉的根，有乡土的根……忘记过去等于背叛，找不到根，人就会走向虚无。

其实，当你用心细细去寻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，那片天空曾经也那么精彩，有那么多繁星闪烁；那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，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世界，让人叹为观止；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，人们为了追求心中梦想甚至愿意舍弃生命！

《读者文摘（典藏版）》系列丛书，把目光锁定民国时期，力图从浩瀚的资料海洋里，披沙拣金，为读者精选最有价值的文章。

这些文章，多出自民国大师之手，堪为经典！

这些文章，讲人生，讲政治，讲战争，讲和平，讲现实，讲理想，讲风土，讲人情，讲父母之爱，讲故乡之情，讲才子佳人，讲风月故事……主题涵盖多样，内容丰富多彩！

这些文章，既有历史的沉淀，又有现实的借鉴意义！

本书展现的是民国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。这里有上层阶级，有知识分子，有劳苦大众；这里有利益纷争，有压迫，有反抗，有热血，有呼喊，就像一幅幅写实的长轴画卷，把芸芸众生的形象刻画得无比逼真。

阅读这些文章，将会使你活得激情满怀，爱得深沉博大；会使你更加自信地去追逐内心的憧憬与梦想。当感到痛苦、惶惑和失落时，它将给你以慰藉；在遭到打击、挫折时，它将给予你力量和智慧。

毫无疑问，本书会成为你的终生益友！

目 录

第一辑 金钱扭曲了社会生活

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在金钱和利益面前，人的原形毕露。就让我们睁大了眼睛，看清楚这些人的行为表现吧……

无忧花	许地山 /2
黄金	鲁彦 /12
中人	鲁彦 /28
赵太太	郑振铎 /43
活珠子	胡也频 /52

第二辑 劳苦大众活得不容易

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不容易，在民国尤其如此。贫苦的劳动大众，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奢望，有时候就连基本的生存，都是个大问题。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，也是有识之士努力寻求改变的根本。

南北极	穆时英 /63
咱们的世界	穆时英 /91
偷面包的面包师	穆时英 /103
吃人家饭的第一天	毕倚虹 /115
鱼	叶紫 /120
偷莲	叶紫 /125

古渡头	叶紫 /132
傻子	胡也频 /137
王榆	郑振铎 /148
桃园	废名 /158
阿妹	废名 /166
浣衣母	废名 /174
小人儿	胡也频 /182

第三辑 知识分子的处境与思索

知识分子是一群很敏感的人，面对社会和个人的种种问题，他们一边哀悯怒争，一边不断思考、探索，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挣扎，努力发出自己的心声。

杨梅烧酒	郁达夫 /195
街景	穆时英 /202
半年	废名 /209
登高	胡也频 /214
小小的旅途	胡也频 /224
电车上	叶紫 /231
夜雨飘流的回忆	叶紫 /235
欧罗巴旅馆	萧红 /240
狂风暴雨之夜	石评梅 /243

第一辑

金钱扭曲了社会生活

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
在金钱和利益面前，人的原形毕露。就让我们
睁大了眼睛，看清楚这些人的行为表现吧……

无忧花

许地山

加多怜新近从南方回来，因为她父亲刚去世，遗下很多财产给她几位兄妹，她分得几万元现款和一所房子。那房子很宽，是她小时跟着父亲居住过的，很多可纪念的交际会，都在那里举行过，所以她宁愿少得五万元，也要向她哥哥换那房子。她的丈夫朴君，在南方一个县里的教育机关当一份小差事，所得薪俸虽不很够用，幸赖祖宗给他留下一点产业，还可以勉强度过日子。

自从加多怜沾着新法律的利益，得了父亲这笔遗产，她便嫌朴君所住的地方闭塞简陋，没有公园、戏院，没有舞场，也没有够得上与她交游的人物。在穷乡僻壤里，她在外洋十年间所学的种种自然没有施展的地方。她所受的教育使她要求都市的物质生活，喜欢外国器用，羡慕西洋人的性情。她的名字原来叫作黄家兰，但是偏要译成英国音义，叫加多怜伊罗。由此可知她的崇拜西方的程度。这次决心离开她丈夫，为的要恢复她的都市生活。她把那旧房子修改成中西混合的形式，想等到布置停当才为朴君在本城运动一官半职，希望能够在这里长住下去。

她住的正房已经布置好了，现在正计划着一个游泳池，要将西花园那五间祖祠来改造，两间暗间改做更衣室，把神龛挪进来，改做放首饰、衣

服和其他细软的柜子，三间明间改做池子，瓦匠已经把所有的神主都取出来放在一边。还有许多人在那里，搬神龕的搬神龕，起砖的起砖，掘土的掘土，已经工作了好些时，她才来看看。她走到房门口，便大声嚷：“李妈，来把这些神主拿走。”

李妈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，长得还不丑，是她父亲用过的人。她问加多怜要把那些神主搬到哪里去。加多怜说：“爱搬哪儿搬哪儿。现在不兴拜祖先了，那是迷信。你拿到厨房当劈柴烧了罢。”她说：“这可造孽，从来就没有人烧过神主，您还是挑一间空屋子把它们搁起来罢。或者送到大少爷那里也比烧了强。”加多怜说：“大少爷也不一定要它们。他若是要，早就该搬走。反正我是不要它们了，你要送到大少爷那里就送去。若是他也不要，就随你怎样处置，烧了也成，埋了也成，卖了也成。那上头的金，还可以值几十块，你要是把它们卖了，换几件好衣服穿穿，不更好吗？”她答应着，便把十几座神主放在篮里端出去了。

加多怜把话吩咐明白，随即回到自己的正房，房间也是中西混合型。正中一间陈设的东西更是复杂，简直和博物院一样。在这边安排着几件魏、齐造像，那边又是意、法的裸体雕刻。壁上挂的，一方面是香光、石庵的字画，一方面又是什么表现派后期印象派的油彩。一边挂着先人留下来的铁笛玉笙，一边却放着皮安奥与梵欧林，这就是她的客厅。客厅的东西厢房，一边是她的卧房和装饰室，一边是客房，所有的设备都是现代化的。她从客厅到装饰室，便躺在一张软床上，看看手表已过五点，就按按电铃，顺手点着一支纸烟，一会儿，陈妈进来。她说：“今晚有舞局，你把我那新做的舞衣拿出来，再打电话叫裁缝立刻把那套蝉纱衣服给送来，回头来伺候洗澡。”陈妈一一答应着，便即出去。

她洗完澡出来，坐在装台前，涂脂抹粉，足够半点钟工夫。陈妈等她装饰好了，便把衣服披在她身上。她问：“我这套衣服漂亮不漂亮？”陈

妈说：“这花了多少钱做的？”她说：“这双鞋合中国钱六百块，这套衣服是一千。”陈妈才显出很赞赏的样子说：“那么贵，敢情漂亮啦！”加多怜笑她不会鉴赏，对她解释那双鞋和那套衣服会这么贵和怎样好看的原故，但她都不懂得。她反而说：“这件衣服就够我们穷人置一两顷地。”加多怜说：“地有什么用呢？反正有人管你吃的穿的用的就得啦。”陈妈说：“这两三年来，太太小姐们穿得越发讲究了，连那位黄老太太也穿得花花绿绿的。”加多怜说：“你们看得不顺眼吗？这也不希奇。你晓得现在娘们都可以跟爷们一样，在外头做买卖、做事和做官，如果打扮得不好，人家一看就讨厌，什么事都做不成了。”她又笑着说：“从前的女人，未嫁以前是一朵花，做了妈妈就成了一个大傻瓜。现在可不然，就是八十岁的老太太，也得打扮得像小姑娘一样才好。”陈妈知道她心里很高兴，不再说什么，给她披上一件外衣，便出去叫车夫伺候着。

加多怜在软床上坐着等候陈妈的回报，一面从小桌上取了一本洋文的美容杂志，有意无意地翻着。一会儿李妈进来说：“真不凑巧，您刚要出门，邸先生又来了。他现时在门口等着，请进来不请呢？”加多怜说：“请他这儿来罢。”李妈答应了一声，随即领着邸力里亚进来。邸力里亚是加多怜在纽约留学时所认识的西班牙朋友，现时在领事馆当差。自从加多怜回到这城以来，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好几次。他是一个很美丽的少年，两撇小胡映着那对像电光闪烁的眼睛。说话时那种浓烈的表情，乍一看见，几乎令人想着他是印度欲天或希拉伊罗斯的化身，他一进门，便直趋到加多怜面前，抚着她的肩膀说：“达灵，你正要出门吗？我要同你出去吃晚饭，成不成？”加多怜说：“对不住，今晚我得去赴林市长的宴舞会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她拉着邸先生的手，教他也在软椅上坐。又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你既然来了，谈一会再走罢。”他坐下，看见加多怜身边那本美容杂志，便说：“你喜欢美国装还是法国装呢？看你的身材，若扮起西班牙装，一

定很好看。不信，明天我带些我们国里的装饰月刊来给你看。”加多怜说：“好极了。我知道我一定会很喜欢西班牙的装束。”

两个人坐在一起，谈了许久，陈妈推门进来，正要告诉林宅已经催请过，蓦然看见他们在椅子上搂着亲嘴。在半惊半诧异意识中，她退出门外。加多怜把邸力里亚推开，叫：“陈妈进来，有什么事？是不是林宅来催请呢？”陈妈说：“催请过两次了。”那邸先生随即站起来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明天再见吧，不再耽误你的美好的时间了。”她叫陈妈领他出门，自己到妆台前再匀匀粉，整理整理头面。一会儿陈妈进来说车已预备好，衣箱也放在车里了。加多怜对她说：“你们以后该学学洋规矩才成，无论到哪个房间，在开门以前，必得敲敲门，教进来才进来。方才邸先生正和我行着洋礼，你闯进来，本来没多大关系，为什么又要缩回去？好在邸先生知道中国风俗，不见怪，不然，可就得罪客人了。”陈妈心里才明白外国风俗，亲嘴是一种礼节，她一连回答了几声“唔，唔”，随即到下房去。

加多怜来到林宅，五六十位客人已经到齐了。市长和他的夫人走到跟前同她握手。她说：“对不住，来迟了。”市长连说：“不迟不迟，来得正是时候。”他们与她应酬几句，又去同别的客人周旋。席间也有很多她所认识的朋友，所以和她谈笑自如，很不寂寞，席散后，麻雀党员，扑克党员，白面党员，等等，各从其类，各自消遣，但大部分的男女宾都到舞厅去。她的舞艺本是冠绝一城的，所以在场上的独舞与合舞，都博得宾众的赞赏。

已经舞过很多次了。这回是市长和加多怜配舞，在进行时，市长极力赞美她身材的苗条和技术的纯熟。她越发播弄种种妩媚的姿态，把那市长的心绪搅得纷乱。这次完毕，接着又是她的独舞。市长目送着她进更衣室，静悄悄地等着她出来。众宾又舞过一回，不一会儿，灯光全都熄了，她的步伐随着乐音慢慢地踏出场中。她头上的纱巾和身上的纱衣，满都是萤火所发的光，身体的全部在磷光闪烁中断续地透露出来。头面四周更是明亮，

直如圆光一样。这动物质的衣裳比起其余的舞衣，直像寒冰狱里的鬼皮与天官的霓裳的相差。舞罢，市长问她这件舞衣的做法。她说用萤火缝在薄纱里，在黑暗中不用反射灯能够自己放出光来。市长赞她聪明，说会场中一定有许多人不知道，也许有人会想着天衣也不过如此。

她更衣以后，同市长到小客厅去休息。在谈话间，市长便问她说：“听说您不想回南了，是不是？”她回答说：“不错，我有这样打算，不过我得替外子在这里找一点事做才成。不然，他必不让我一个人在这里住着。如果他不能找着事情，我就想自己去考考文官，希望能考取了，派到这里来。”市长笑着说：“像您这样漂亮，还用考什么文官武官呢！您只告诉我您愿意做什么官，我明儿就下委札。”她说：“不好吧，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官。您若肯提拔，就请派外子一点小差事，那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市长说：“您的先生我没见过，不便造次。依我看来，您自己做做官，岂不更抖吗？官有什么叫作会做不会做？您若肯做就能做，回头我到公事房看看有什么缺。马上就把您补上好啦。若是目前没有缺，我就给您一个秘书的名义。”她摇头，笑着说：“当秘书，可不敢奉命。女的当人家的秘书，都要给人说闲话的。”市长说：“那倒没有关系，不过有点屈才而已。当然我得把重要的事情来叨唠。”

舞会到夜阑才散，加多怜得着市长应许给官做，回家以后，还在卧房里独自跳跃着。

从前老辈们每笑后生小子所学非所用，到近年来，学也可以不必，简直就是不学有所用。市长在舞会所许加多怜的事已经实现了。她已做了好几个月的特税局帮办，每月除到局支几百元薪水以外，其余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，督办是市长自己兼，实际办事的是局里的主任先生们。她也安置了李妈的丈夫李富在局里，为的是有事可以关照一下。每日里她只往来于饭店舞场和显官豪绅的家庭间，无忧无虑地过着太平日子。平常她起床

的时间总在中午左右，午饭总要到下午三四点，饭后便出门应酬，到上午三四点才回家。若是与邸力里亚有约会或朋友们来家里玩，她就不出门，起得也早一点。

在东北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的一天早晨，李妈在厨房为她的主人预备床头点心。陈妈把客厅归着好，也到厨房来找东西吃。她见李妈在那里忙着，便问：“现在才七点多，太太就醒啦？”李妈说：“快了罢，今天中午有饭局，十二点得出门，不是不许叫‘太太’吗？你真没记性！”陈妈说：“是呀，太太做了官，当然不能再叫‘太太’了。可是叫她作‘老爷’，也不合适，回头老爷来到，又该怎样呢？一定得叫‘内老爷’‘外老爷’才能够分别出来。”李妈说：“那也不对，她不是说管她叫‘先生’或是帮办么？”陈妈在灶头拿起一块烤面包抹抹果酱就坐在一边吃。她接着说：“不错，可是昨天你们李富从局里来，问‘先生在家不在’，我一时也拐不过弯来，后来他说太太，我才想起来。你说现在的新鲜事可乐不可乐？”李妈说：“这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可乐的啦。”陈妈说：“可不是！那‘行洋礼’的事。他们一天到晚就行着这洋礼。”她嘻笑了一阵，又说：“昨晚那邸先生闹到三点才走。送出院子，又是一回洋礼，还接着‘达灵’‘达灵’叫了一阵。我说李姐，你想他们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李妈说：“谁知道？听说外国就是这样乱，不是两口子的男女搂在一起也没有关系。昨儿她还同邸先生一起在池子里洗澡咧。”陈妈说：“提起那池子来了，三天换一次水，水钱就是二百块，你说是不是，洗的是银子不是水？”李妈说：“反正有钱的人看钱就不当钱，又不用自己卖力气，衙门和银行里每月把钱交到手，爱怎花就怎花，像前几个月那套纱衣裳，在四郊收买了一千多只火虫，花了一百多。听说那套料子就是六百，工钱又是二百。第二天要我把那些火虫一只一只从小口袋里摘出来，光那条头纱就有五百多只，摘了一天还没摘完，真把我的胳膊累坏了。三天花二百块的水，也好过花八九百块做一

件衣服穿一晚上就拆，这不但糟蹋钱并且造孽。你想，那一千多只火虫的命不是命吗？”陈妈说：“不用提那个啦。今天过午，等她出门，咱们也下池子去试一试，好不好？”李妈说：“你又来了，上次你偷穿她的衣服，险些闯出事来。现在你又忘了！我可不敢。那个神堂，不晓得还有没有神，若是有咱们光着身子下去，怕褻渎了受责罚。”陈妈说：“人家都不会出毛病，咱们还怕什么？”她站起来，顺手带了些吃的到自己屋里去了。

李妈把早点端到卧房，加多怜已经靠着床背，手拿一本杂志在那里翻着。她问李妈：“有信没信？”李妈答应了一声：“有”。随把盘子放在床上，问过要穿什么衣服以后便出去了。她从盘子里拿起信来，一封一封看过。其中有一封是朴君的，说他在年底要来。她看过以后，把信放下，并没显出喜悦的神气，皱着眉头，拿起面包来吃。

中午是市长请吃饭，座中只有宾主二人。饭后，市长领她到一间密室去。坐下后，市长便笑着说：“今天请您来，是为商量一件事情。您如同意，我便往下说。”加多怜说：“只要我的能力办得到，岂敢不与督办同意？”

市长说：“我知道只要您愿意，就没有办不到的事。我给您说，现在局里存着一大宗缉获的私货和违禁品，价值在一百万以上。我觉得把它们都归了公，怪可惜的，不如想一个化公为私的方法，把它们弄一部分出来。若能到手，我留三十万，您留二十五万，局里的人员分二万，再提一万出来做参与这事的人们的应酬费。如果要这事办得没有痕迹，最好找一个外国人来认领。您不是认识一位领事馆的朋友吗？若是他肯帮忙，我们应在应酬费里提出四五千送他。您想这事可以办吗？”加多怜很踌躇，摇着头说：“这宗款太大了，恐怕办得不妥，风声泄漏出去，您我都要担干系。”市长大笑说：“您到底是个新官僚！赚几十万算什么？别人从飞机、军舰、军用汽车装运烟土白面，几千万、几百万就那么容易到手，从来也没曾听见有人质问过。我们赚一百几十万，岂不是小事吗？您请放心，有福大家

享，有罪鄙人当，您待一会去找那位邸先生商量一下得啦。”她也没主意了，听市长所说，世间简直好像是没有不可做的事情。她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好吧，去试试看。”

加多怜来到邸力里亚这里，如此如彼地说了一遍。这邸先生对于她的要求从没拒绝过，但这次他要同她交换条件才肯办。他要求加多怜同他结婚，因为她在热爱的时候曾对他说过她与朴君离异了。加多怜说：“时候还没到，我与他的关系还未完全脱离。此外，我还怕社会的批评。”他说：

“时候没到，时候没到，到什么时候才算呢？至于社会那有什么可怕的？社会很有力量，像一个勇士一样。可是这勇士是瞎的，只要你不走到他跟前，使他摸着，他不看见你，也不会伤害你。我们离开中国就是了。我们有了这么些钱，随便到阿根廷住也好，到意大利住也好，就是到我的故乡巴悉罗那住也无不可。我们就这样办吧，我知道你一定要喜欢巴悉罗那的蔚蓝天空，那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得上的。我们可以买一只游艇，天天在地中海遨游，再没有比这事快乐了。”

邸力里亚的话把加多怜说得心动了，她想着和朴君离婚倒是不难，不过这几个月的官做得实在有瘾，若是嫁给外国人，国籍便发生问题，以后能不能回来，更是一个疑问。她说：“何必做夫妇呢？我们这样天天在一块玩，不比夫妇更强吗？一做了你的妻子，许多困难的问题都要发生出来。若是要到巴悉罗那去，等事情弄好了，就拿那笔款去花一两年也无妨。我也想到欧洲去玩玩……”她正说着，小使进来说帮办宅里来电话，请帮办就回去，说老妈子洗澡，给水淹坏了。加多怜立刻起身告辞。邸先生说：“我跟你去罢，也许用得着我。”于是二人坐上汽车飞驶到家。

加多怜和邸先生一直来到游泳池边，陈妈和李妈已经被捞起来，一个没死，一个还躺着，她们本要试试水里的滋味，走到跳板上，看见水并不很深，陈妈好玩，把李妈推下去，哪里知道跳板弹性很强，同时又把她弹

下去。李妈在水里翻了一个身，冲到池边，一手把绳揪着，可是左臂已擦伤了。陈妈浮起来两三次，一沉到底。李妈大声嚷救命，园里的花匠听见，才赶紧进来，把她们捞起来。邱先生给陈妈施行人工呼吸法，好容易把她救活了，加多怜叫邱先生把她们送到医院去。

邱力里亚从医院回来，加多怜继续与他谈那件事情，他至终应许去找一个外商来承认那宗私货，并且发出一封领事馆的证明书，她随即用电话通知督办。督办在电话里一连对她说了许多夸奖的话，其喜欢可知。

两三个月的国难期间，加多怜仍是无忧无虑能乐且乐地过她的生活。那笔大款她早已拿到手，那邱先生又催着她一同到巴悉罗那去。她到市长那里，偶然提起她要出洋的事，并且说明这是当时的一个条件。市长说：“这事容易办，就请朴君代理您的事情，您要多啖回任都可以。”加多怜说：“很好，外子过几天就可以到。我原先叫他过年二三月才来，但他说一定要在年底来。现在给他这差事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朴君到了，加多怜递给他一张委任状。她对丈夫说，政府派她到欧洲考察税务，急要动身，教他先代理帮办，等她回来再谋别的事情做。朴君是个老实人，太太怎么说，他就怎么答应，心里并且赞赏她的本领。

过几天，加多怜要动身了。她和邱力里亚同行，朴君当然不晓得他们的关系，把他们送到上海候船，便赶快回来。刚一到家，陈妈的丈夫和李富都在那里等候着。陈妈的丈夫说他妻子自从出院以后，在家里病得不得劲，眼看不能再出来做事了，要求帮办赏一点医药费。李富因局里的人不肯分给他那笔款，教他问帮办要。这事迟延很久，加多怜也曾应许教那班人分些给他，但她没办妥就走了。朴君把原委问明，才知道他妻子自离开他以后的做官生活的大概情形。但她已走了，他既不使用书信去问她，又不愿意拿出钱来给他们。说了很久，不得要领，他们都怅怅地走了。

一星期后，特税局的大侵吞案被告发了，告发人便是李富和几个分不